

# 黄河岸边的老村新家

刘文华



分红。

一路走来,果蔬大棚、花卉苗木纵横连片,哪还有一点儿老村旧貌?举目望去,那些高低错落的房子不见了,那些曲里拐弯的街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沃野千顷,是一马平川。

绕过一座果园,我们与一渠黄河水同行。它沿途滋润禾禾,一路澄沙汰砾,渐成一股清流。至前房村,折身转向一个五十亩的鱼塘,水面陡然变得开阔。鸟飞长空,鱼翔浅底,林木一片葳蕤。

这里,是前房村的活水养鱼基地。这条渠,叫丰收渠。

老村复垦后,前房村两委在市里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赵俊伟帮助下,多方筹资,建起一个颇具规模的党员创业示范园。他们种了一百亩新品种秋月梨,在梨树下养了两万只肉鹅,带动全村贫困户增收致富。滩区老村废旧坑塘治理期间,他们又抢抓机遇,引黄河水进村,新建了一个活水养鱼基地。大池塘上划出若干小池塘,分别养虾养蟹养鱼。鱼有数十种,尤以黄河鲤鱼最为出名,曾受邀参加省脱贫攻坚优秀成果展,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前房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房爱银,此刻正穿着防水衣裤和村民张网捕鱼。沉甸甸的网兜里,竟有数十条一二十斤重的大鱼。有围观者举着手机,建议他和鱼合个影。房爱银半跪在网前,探身抱起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鱼。尽管鱼儿溅得他头上脸上全是水,可他的眉眼里却全是笑。

## 三

张心善是大李庄村人,大李庄村距王英村不远。三十一岁的张心善,先前曾在山东、江苏等地经营字画、工艺品等生意。王英村较其他村复垦早,张心善抢占先机,来到王英村创业,先后流转七百亩土地,发展特色养殖和特色种植。他养了七百头牛、六百亩蚯蚓,种了数十亩优质品种葡萄、数十亩优质品种草莓,此外还有数十亩樱桃树和猕猴桃树。

如果单看养了多少这个、种了多少那个,是看不出什么门道的。其实这里面大有讲究:牛吃剔除下来的果蔬枝叶根茎,膘肥体壮;蚯蚓吃牛粪,生机勃勃;蚯蚓粪疏松蓬松,用它为果蔬施肥,根深苗壮。张心善有七个大棚里的草莓使用蚯蚓粪作肥料。那些草莓无论地栽的,还是盆栽的,无不长势喜人。他一连拿起好几盆草莓给我们看,每一盆底部都被穿透,伸出密密匝匝的根须。他说,到时会连盆带草莓一块卖出去,将这种有机种植介绍给更多人。

可别小瞧了蚯蚓。蚯蚓通过吞食、消化、排泄、钻洞等活动灭菌松土,可有效改良土壤结构,促进作物生长。蚯蚓本身还是一种中药材。另外,蚯蚓还是上好的鱼饵,可卖到五六十一斤。蚯蚓粪作为有机肥装袋出售,十分走俏。张心善说,来年春天,他准备扩大蚯蚓养殖规模,建一个有机肥厂。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不少人已经认识到了蚯蚓的价值。有林场场主找上门来,让俺去他们那儿养蚯蚓,而且提出租他们的地可以免租金。”张心善笑着说。

种养双赢,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能盈利。一个生态高效的循环经济农业生产链条,已在滩区老村一带悄然形成,这边晒牛羊成串,鱼虾满塘,那边晒稻鸭共作,瓜果飘香。

四

石桂莲家的房子,上下两层,宽敞明亮。这天她一大早起来,走到老姐妹刘秀梅家,两人约好把近期编好的塑编产品送到塑编制品厂去。

刘秀梅家院里有一辆三轮车,她正在往车上装塑编桌椅。她说:“把厂里的活儿拿到家来干,可以多挣不少钱哩。”

刘秀梅和石桂莲不仅都来自前房村,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眼睛曾短暂失明。赵俊伟入户走访时发现了问题,及时把她俩送到市里医院,做了手术,两个人才重见光明。刘秀梅说:“失明了,又

能看见东西了。老了,又能干活挣钱了。这日子,真是好得没话说啊!”

厂子离家不远,一会儿就到了。韩海英隔着玻璃门看见她俩,赶忙迎出来,一边招呼几个年轻媳妇帮着卸车,一边责怪说:“两个老人家也真是的,不是早说过,打个电话就行了,咋又跑来了?”

“这不是也没有几步路嘛。”刘秀梅说:“再说,还得拉新料回去,接着编啊。”

韩海英扬手喊来验货员验货,然后叮嘱对方,完事后领老人家去财务那结算工资。厂里实行计件工资制,十天一结算。韩海英说,她过去在外地打工时吃过拖欠工资的亏,如今自己做主了,决

不给大家添一点儿心理负担。

这个厂主要生产加工沙发、桌椅等,产品远销海外。厂里常年用工一百多人,为社区留守妇女、老人、残疾人拓宽了灵活就业的出路,人均月收入三千元。如果想多劳多得,或不方便来厂里,还可以像石桂莲、刘秀梅这样,把活儿拿到家里去做。滩区人勤劳朴实,务农之余不是编柳条筐、织芦苇席,就是扎箕子、打草苫,一双手没有闲过。如今从事塑编纺织,不是什么难事儿。

王英村的石贤增行走不便。这些年,党和政府没少帮扶他,为他落实了“两不愁三保障”等政策。现在,塑编编织让他的一双巧手多了用武之地,令他对生活信心大增。韩海英说,石大哥经手的产品,都是信得过的免检产品。石贤增说,靠一双手“走路”,日子一样有奔头。

翌日早起,我特意选择沿黄河大堤返程。大堤高如山梁,两旁林带莽莽苍苍。往这边看,黄河波澜壮阔,一往无前,跌宕起伏的浪涛里跃出旭日;往那边看,社区岁月静好,高低错落的楼群间走出车流人流。

听着晨风送来的阵阵林涛、隆隆潮声、声声鸟鸣,我不禁想,这黄河岸边的老村新家,一年一个模样。也许用不了多久,又是一幅崭新图景!

图为河南省濮阳市范县千安社区。

季 玮撰



“知道不,咱厂又有大订单了!”

“都看上了咱黄河人家的手艺啊。听海英嫂说,都有回头客了!”

话音未落,在场的人都笑了。

2021年初冬的一天,我再次来到河南省濮阳市范县千安社区——这里是河南省的黄河滩区迁建安置区试点。路过一家塑藤编织厂时,看见人们一边两手翻飞地干活儿,一边高兴地说笑着。

2016年8月,千安社区迎来范县张庄镇前房、后房、双庙朱、李菜园、王英五个滩区村数千名群众的入住。一晃五年过去了,变成社区居民的滩区百姓,不仅告别了水患和贫穷,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说话的是张玉芳和储月霞。她们口中的海英嫂,全名韩海英,是这个厂区的经理。韩海英来自前房村,今年三十九岁,是千安社区选树的“乡村出彩巧媳妇”。

张玉芳、储月霞也是前房村的媳妇,年龄都在三十三四岁。张玉芳说,以前在外地打工,一年只能跟家人团聚一两次。每次视频聊天,说不了几句话,一思想家孩子,就流眼泪。现在在家门口上班,省了房租,路费开支,算下来不比外面差。“最好的是一家人终于在一块儿了。”张玉芳笑了。

“可不是,外出打工那些年,一会儿北一会儿南的,没个安稳的时候。租个屋子住,面积小,房租贵。现在住这么大的房子,还是两层,宽敞得住不过来。”储月霞接过话茬。

千安社区与滩区老村隔着黄河大堤。我登上大堤时,与韩海英正好碰了个对面。韩海英正在用手机录视频。连日天气晴好,黄河水势平稳,在初冬暖阳的照耀下,满目波光粼粼。堤下就是滩区老村。

韩海英兴奋地说:“老村变化太大,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是啊,老村变化这么大,我也快认不出来了!

## 二

前房、后房、双庙朱、李菜园、王英五个村庄都坐落在黄河岸边。昔日,住在这里的人们,穷其一生都在挖土垫台、加高房子。那时,黄河差不多每五年就会泛滥两次。人们就这样在淹了建、建了淹,淹了再建、建了再淹的过程中抗争着,始终难以走出贫困。

2018年年底,随着最后一批群众迁往社区,滩区老村的复垦工作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现在,五个村的宅基地全部复垦完毕,且已流转出去。村民不用动一锹一锄,就可以用土地入股

在珠海出差之余,我去看望在这里打拼的表弟。走到表弟家附近的街道,一阵羊肉的香味扑鼻而来。我抬头一看,是家羊肉粉馆。门面不大,白色门头上写着“遵义羊肉粉”几个红色大字,简单明晰。

“不知道正不正宗。”我嘀咕着走向这家粉馆。

羊肉粉是贵州最受欢迎的小吃之一。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只要有街道的地方就会有羊肉粉。老家那个乡场,两条几百米的小街上就有三家粉馆。

小时候去赶场,父亲会带我去吃羊肉粉。我每次都不顾汤的温度,大口吃着,发出“嗦嗦”的声音。父亲则叫上二两酒,边吃边饮,不时把碗里的羊肉夹给我,叫我慢慢吃。后来长大了,去外面读书,每次回到家后,也必定会去吃上一碗羊肉粉。

沉浸在回忆的思绪中,我走进粉馆。馆内条条板凳依桌排开,辣椒罐、酱

油瓶、醋瓶、筷子篓……齐刷刷放在桌面上,与老家的陈设没多大区别。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正在收拾桌子,煮粉的男人和她年纪相仿。

我站在灶台前说:“你好,煮碗粉!”内心的期许让我情不自禁地说成了家乡话。

“噢!是老乡,煮水粉还是气粉?”店主惊讶地笑着,用地道的遵义话回答我。然后他抓了一把我要的粉放入竹篓勺,在熬得脂白的羊汤中烫煮,又往大碗里放入食盐、酱油和花椒面。回过身,把竹篓勺提起,把粉倒入碗内,放上几片肥瘦相间的羊肉,再用长勺舀上秘制的红油辣椒,和上一两勺滚烫的羊汤浇在碗里,最后撒上葱、蒜苗、芫荽。只见又白又胖的粉条浸在鲜红的油汤里,红油与几丝青绿间,氤氲着鲜美的香气。

我把热腾腾的羊肉粉端上桌,轻轻打开辣椒罐,用勺子舀出辣椒面加到粉

里,这也是我多年吃羊肉粉的习惯。调好口味,我抄起筷子,夹着白嫩的米粉和喷香的羊肉大口吃起来。我又听到自己吃粉发出的“嗦嗦”声,米粉的清甜与羊肉的鲜美在舌头上跳跃。

趁着空隙,年轻的店主走出来用乡音和我攀谈起来,原来他是我邻县的老乡。

“以前都没见过你,第一次来吧?味道正宗吧?”

我一边吃,一边点头说:“辣椒面要是糊辣椒就更好了。”

老家的“糊辣椒”很有讲究,是用柴火炭灰烧制,烧到辣椒表皮有点“焦糊”状,再制成面,辣椒的鲜香与炭火味交织,别有一番风味。

店主连连点头:“要改进,要改进。”

提起自己家的羊肉粉,店主滔滔不绝:“这羊肉粉香不香,全在一锅汤。吃羊肉粉,得把汤喝掉。每家都有独门的香料药材,和羊骨一起炖汤,

这期间还要不断放入鲜羊肉炖煮,提升汤的鲜味。炖好的羊肉取出切片,而羊汤就让它保持沸腾,熬得越久,味道越是鲜!”

当我喝完最后一口汤时,店主满怀自豪地笑着说:“我用的是老家的矮脚山羊,生态食材,香得很哟!”

我心满意足地结账离开。走出粉馆没几步,就听见店主在门口大声说:“老乡,想吃就过来!”我回头笑着点点头,汇入人流,朝表弟家走去。

见到表弟,和他一起聊着家乡与当地的事,提到了那家羊肉粉店。表弟说,珠海帮扶咱们遵义,把家乡的农特产品引到这边,许多老乡看准这个商机来到这里,羊肉粉也自然成了当地最受欢迎的特色食品之一。

原来,表弟也经常去吃羊肉粉,抚慰思乡的情愫。而我无疑是幸运的,初来乍到这异乡,就品尝到了家乡暖暖的味道。

我与一座城

石砭河,是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的一条河。小河清亮似玉,在镇坪县城汇入南江河。两河相拥,滋润出一个古老的陕南小城之后,穿山越岭,一路向北,于湖北十堰韩家洲汇入汉江。

我忘不了石砭河和南江河,忘不了石砭河上的吊脚楼和温暖的镇坪人。

上世纪80年代,我从师范学校毕业来到镇坪县支教。出发的那天,镇坪县专程派两名工作人员来师范学校接我们一行支教人员,清晨6点我们就踏上了路途。

车从枣园开始进山,在窄窄的石渣路上缓慢行驶,有时攀上爬下,有时顺溪而走,一路尘土飞扬。好在两位工作人员非常热情,一路上给我们介绍着镇坪,说石砭河出美女,南江河有捕不完的鱼;镇坪山清水秀,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是养生的好地方。

攀东沟垭,车在云里行。偶尔拐弯处有岩划划过车窗,一车人惊呼。入谷,车在幽谷里行驶。待到爬上平利县女娲山顶,只见一轮红日升东方,有白云簇拥,脚下远山皆小,或露出山顶,或浸入云里。一路颠簸,下午6点才到达镇坪县城。我们被安排在县招待所里。招待所是两层木楼,楼面一踩“咯吱”作响。刚吃完晚饭,天就完全黑下来。站在楼道上看镇坪县城,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一打听,原来南江河水电站发出来的电力有限,优先供给学校和医院,其他地方都是分片限时限量供电,包括县政府和招待所。晚上9点钟断电,县城一片漆黑。只看得见当地人称“月亮岩”的山岩,被夜色裁成锯齿状,贴在星空里。

第二天清晨,被一片鸟叫声吵醒。推开窗,薄薄晨雾拂淡淡晨曦一起涌进窗户。镇坪县城沐浴在一片霞光里,月亮岩也被映得火红。

我们出发参观县城。清澈的南江河蜿蜒而过,河西是县城和公路,河东是陡峭笔直的山崖。连接河东河西的是一座窄窄的桥,桥东石砭河边就是县医院,几乎都是平房。桥东看城,呈现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沿河岸修建的一排排吊脚楼,密密麻麻的木柱子,蹲在河水里,撑着或高或低、或大或小的木楼。吊脚楼栏上总有花草,一位老者正给花草洒水,给晨光里添了一道银辉。第二个台阶是县防疫站和居民住宅处,大多是两层木楼,好像是嵌进山崖一般。第三个台阶就是县政府办公处。最打眼的是对面的黄土山,晨光里明晃晃的。下游不远处,南江河在那里一翻身,给河东留下一片背靠青山的土地,县中学就建在那里,灰瓦的平房隐在葱茏的树林中。不远处有一棵葱茏古树,古树边是一口古井,不时有居民前来打水。

我被分配到乡下的一所中心小学任教。山包下的小学,没有电灯,交通不便,买粮要去几十公里外的地方,邮递员一周来一次,但我依然爱

着这里的孩子们。那一年,因带的毕业班成绩优秀,我被奖励去武汉的小学参观学习。业余,我和喜欢文学的朋友合力办起了油印月刊《南江河》,熬更守夜赶稿子,利用周末赶到县城一起编稿子。那时没有电脑打字排版,印刷纸张急缺。我们用的是老式铅字打印机,“咣当咣当”一字一字在蜡纸上敲打。有的字铅字上没有,就手写补上去。印刷完毕,手脸都是油墨。每期的油印刊物,我们都争相传阅。如今的《南江河》早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印刷精美,图文并茂。

阔别镇坪几十年。2020年,我应邀去镇坪采风。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过去到镇坪需要十二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只需一个半小时。高速公路沿南江河修建,清亮的南江河与银灰色的公路时而交织在一起,时而齐头并进。不多时就看到了月亮岩,“美丽镇坪”几个红色大字在崖上闪光。从南江河电站开始,河东河西都是高耸的楼房。县中学里,教学楼、实验楼、图书楼林立在绿丛中。县医院也盖起了高楼。特别是南江河沿岸,建成了两条宽阔的人行栈道,新修的一座桥连接东西,方便了早晚锻炼的人们行走。河东公园,草坪青青,翠柏苍劲,凉亭别致,亭里看南江河,别有情趣。大酒店在河边林立。河西的吊脚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现代化高楼。人们只能从掩映其间的几栋老式楼宇身上,找到当年的影子。

县城早已用上了自来水,没有谁再来那口古井取水了。古树依然葱茏,黄土包也被葱葱绿绿的茶树覆盖。黄土包边上又开发一条街道,那里的农家乐一家挨着一家,镇坪腊肉、洋芋糍粑的香味一起在白云里飘。

那晚,我们下榻在南江河畔的酒店。夜晚,河东河西霓虹璀璨,南江河串着闪光的山城,蜿蜒在大山深处。今夜无月,月亮岩上的星光和县城的灯光融为一体,分不清天地上。南江河怀抱石砭河,一起睡在明亮的星河里。

苏怀春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粉

王珺偲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风光。

苏怀春撰

大地

逐梦

多味斋

家乡的羊肉